于　佳
玻璃心

前　言

捐献那么难？

我一直有两个心愿，一是将自己的血液信息存入中华造血干细胞库，如果有人需要我捐献骨髓，可以找到这世上与他的干细胞最相似的我。另一个心愿是签一份器官捐献书，在死后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。

成年之前条件还不成熟，成年以后好不容易有机会去做这两件事，问题又来了。

首先，大陆地区存在中华造血干细胞库的城市很少，我所在的城市就没有。据说建设一个造血干细胞库需要巨大经济投资，能承担得起这份投资的城市少之又少，如果我想将自己的血液信息存入库中，必须去那几个城市。

其次，听闻我要捐献自己的器官，猪同志坚决不同意。

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。他先是以我爸妈做挡箭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

牌，没想到我爸妈狂开明，觉得捐献器官纯粹是我个人行为，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意愿，那么在死后能将自己的一部分遗留在人间也未尝不可。

爸妈这一关不构成阻力，猪同志索性自行设置障碍，他罗列了一大堆的理由，最后竟然搬出：如果你签署器官捐献书，那么一旦你脑死亡（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），院方会结束你的生命，让人正式死亡，然后把你的器官拿给别人使用。

他所说的是真是假，我无从考证，因为我连找个人询问一下的机会都没有。表哥是医生，问了他一大堆，他只能告诉我：捐献器官是一件很复杂，准确说是很麻烦的过程，让我做好思想准备。

事实证明，我的准备还不够充分。我先是给当地的红十字会打了电话，没等我问他，电话那头先问了我一大通，就差没直接询问：你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，不久于世啦？

待我终于解释清楚，他又啰里啰嗦跟我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，听来听去，我听到最多的有两个字——“公证”！又要找来亲人，又要拖来朋友，末了对方还冷冰冰地告诉我，一切费用自理。

原本我是出于善意，希望能为需要的人做点贡献。

可，捐献怎么就那么难呢？

楔　子

“成、成、成……”

急促的呼唤轻而浅，盖不过匆忙的脚步声。推车上的病人脸色苍白，眼见着已被推到生死瞬间。

手术室的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医院的门外围起了大堆大堆的人潮。

“那不是成晔嘛！”

“真的是他嗳！”

女声此起彼伏，一浪接着一浪将呼唤声推向高潮，这就是偶像的魅力，无与伦比的明星效应。

换作平时成晔会尽其所能满足乐迷的要求，今天是断断不能了。有人在等着他，在这扇白色的大门后等着他。

推开众人，他不理会明天的娱乐新闻会如何评价他粗鲁无理的举动。“琉璃！琉璃！”逮到一位穿白大褂，他抓住了就不打算松手，“医生，是不是有位出车祸的女生被送进了手术室？”

医院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人，谁知道哪个是出车祸的女生，哪个又是他要找的人？

心急如焚的成晔甩开医生，像只无头苍蝇到处乱窜，“琉璃！琉璃——”

“先生，请保持安静……成晔？”手术室里走出一位护士，迎头见是流行音乐界的成晔，顿时换上倾慕的目光，“您来看病啊？您生病了吗？”

“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出车祸被送到这里来的女士？她叫琉璃，大概三十分钟以前她出了车祸，好像伤得很重，被送到了这里。她在手术室对吗？她怎么样了？你别光看着我，你说话啊！”

护士明显被他烦躁的情绪吓到了，职业操守暂时性丧失，她喃喃念着：“那位小姐就是报纸上登载的那个跟你有关系的琉璃啊？”

“谁问你这些了，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？”理智要他冷静下来，心情却让不好的念头此起彼伏，他快被自己击垮了——琉璃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除非你想让我一辈子内疚，永远地离开乐坛，否则我不允许你有事。

如果老天能被他的命令威吓住，也许琉璃根本不会出车祸。

“我……我刚刚……刚刚出来的时候，她快不行了。”

什么叫快不行了？他不懂，他不懂昨天还望着他流

泪的琉璃，为什么一夜之间就不行了？

他不信！

他不信也不行，手术主刀的大夫郑重地告诉他："您是病人的朋友吧？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，病人在几分钟前已经脑死亡，并且没有复苏的可能。望您节哀！"

死了？琉璃就这样死了？那个如仙女般吹着长笛，与他的钢琴声合二为一的女子竟然就这样飘然而去？

等不到他的反应，见惯了生死的医生不愿再等下去，他们需要救助的是生不是死，在挽救生命的前一刻，医生按照惯例告诉这位死者的朋友。

"我们发现她的遗物中有一份器官捐献书，根据她的遗愿，我们将移植她的器官给需要的病人。"

他听不听得见已不再重要了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

1

瘦弱的女生匆匆地向前赶，长腿男生紧紧地跟在后面，追过一条街，又走过两排店铺，男生的手里始终握着一张碟，“江南，我不骗你，这盘 CD 真的很好听，你听听看！听听看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不要，你别烦我了，我才不要听什么 CD 呢！”她已经快气死了，哪里还有心情听 CD？

她承认比起一班高一的新同学，她的确奇特了些，可也没必要拿她的年龄大做文章吧！她不就比寻常孩子大个两岁嘛！十八岁读高一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

知道她不开心，大黄更是吵吵着非跟在她身后不可，“别生气！你别生气嘛！我也比那帮小鬼大一岁啊！有什么办法？去年考高中没考上这所重点，我爹妈非要我复读一年，不考上重点高中誓不罢休。如果我今年还没考上，说不定要继续复读，那不就跟你一般大了嘛！”

以为她跟他一样，是为了上重点，不停地重复劳动呢？有没有搞错？以她的聪明才智，需要这么痛苦挣扎

在考试生死线上吗？

她病了两年还不是照样考取了重点高中，有什么难的？最可气的就是那帮同学全都将她当成复读又复读的三重门老生，她最受不了刁家异样的目光。真不明白大黄怎么忍受得了的？

“其实也没什么。”大黄想得开，“他们也没有恶意，只不过觉得你跟他们不同，所以眼神不大对就是了。你就这么想，你比他们大那么多，还跟小孩子计较什么？”

这样想，她——更难过了。

甩开胳膊，江南脚下的步伐又快了许多，“我不上了，这个学我不上了，这总行了吧？”以前生病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跟普通孩子一样去学校上课，跟一帮朋友瞎玩。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机会，她才发现梦想和现实永远不是统一的色彩。

走过这条街，她看也不看就要冲过马路，大黄眼见着前方来了一辆大客车，猛地抓住她，避免她真的因死亡而再也无法上学，“你小心一点！”

“你没事干抓我干什么？”她娇嗔，“我不要你管我，你不要再跟着我，烦死了。我们俩又不熟，不过是做了几天的同学而已，你是谁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少来……”

痛！江南捂着心脏的位置想要找个东西依靠——避开有着宽厚胸膛，看上去稳重又安全的大黄，她选择瘦不啦叽、硬邦邦，而且毫无弹性的电线杆。

比不过一根电线杆的大黄像只大黄狗似的围着她转悠,“你……你没事吧?我看你脸色似乎不太好的样子,你真的没事吧?你不要吓我哦!你要是有事,你就说,我不会介意你刚刚嫌我烦的那段,我还是会好好照顾你的——助人为快乐之本嘛!你说是不是?”

他光瞧她的脸色瞧不出她已经“有事”了吗?啰里啰嗦说了这么一大通,他是存心报复她刚刚嫌他烦的那段吗?

“药!包里有药!”她断断续续说着,手指着藏有她救命药的书包。

大黄虽驽钝了一些,但也不至于拿别人的生命冒险,翻开她的书包,他嘴里还嘀咕着:“不是我要翻你书包的哦!是你让我翻的,所以万一翻到什么不该翻的东西也不是我的错……这包就是卫生棉啊?我还从来没见过呢!卫生棉是棉花吗?我可不可以拆开一个看看?我又不用,不会浪费的,你相信我吧!”

天!让她的心这一刻就停止跳动吧,她不活了啦!

“你果然是女生唉!书包里居然还放着小镜子,要是我的书包里放着一面小镜子绝对会被我妈把耳朵揪成驴耳朵——我妈很暴力的,我爸不听她的话,她直接用板凳砸过去,害得我爸这些年身体的灵敏度直线提高。所以我爸经常跟我说,以后要娶老婆一定要娶个温顺的,太凶的老婆不能要,要了会死人的。”

大黄还在翻着她的书包，一层接一层，虽然他的好奇心尚未得到满足，但他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是寻找一个小药瓶，“你别苦着一张脸啊！你以为我跟你七扯八扯是扯得好玩呢？我这叫心理疗法，分散你的注意力，这样你就不疼了——现在不疼了吧？”

下一刻——

“哎哟喂！”大黄惨叫一声，显然他没有他爸的灵敏度，别说是板凳，连一块小小的砖头都闪躲不及。抱着头，他用期期艾艾的眸光询问江南：“我好心帮你找药，你为什么砸我？”

帮她找药？“那药找到……没有啊？”她捂着疼痛的心口，一口气没接上来她这些年所受的苦可就白捱了。

瞧她痛苦的样子，大黄加快了寻找的速度，他就快连她带的卫生棉都拆开来寻找了，可还是一无所获，“就找到这个！”

一颗玻璃心。

她记起来了，妈妈怕她忘记带药，所以就买了这颗玻璃心给她。心的中间是空的，平时把她的药放进去，意味着药使她有颗充实的心。她因为喜欢这颗玻璃心，所以终日带在身边，也就不会忘了在必要的时候吃药。

手术之后，她自认身体已经痊愈，跟平常孩子没什么两样，背着妈妈偷偷将药从玻璃心里取了出来。本以为，从此以后玻璃心是纯洁的心，不需要其他东西充实。

谁知道她的一颗心竟要毁在这颗空洞的玻璃心中！

完了！心痛越来越频繁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持多久。

好不甘心啊！本以为手术之后她与常人无异，可为什么还会这么痛苦呢？她如果就这样死了，她做鬼也不会甘心的。她的心脏早在两年前就停止跳动了，这一停，停的又是谁的心？

心，绷到了最紧的那一瞬间，紧得她透不过气来。以为自己要再度体会心停止跳动的声音，那一刻她却听到了非同寻常的韵律。

那是钢琴和着笛子的声音，说是笛子又不太准确，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听过那种声音，心底里却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

慢慢地品味那合而为一的旋律，她的心渐渐地安静了下来，像是婴孩找到了母亲的怀抱，安稳地睡去，不再吵闹，她的心也再度有了归属吗？

奇迹般的，江南竟从心痛中站了起来，向着那属于她的旋律慢慢靠近。

大黄不知所措地望着她，捧着那颗被她遗落的玻璃心跟在了她的身后……

  

江南捉到了那段旋律，那是一家琴行，她走进去，立刻见到了让她的心涌起熟悉感的乐器。

她更加确信那不是笛子的声音——它的表面有着金属的光泽，吹出来的声音却柔软而回环，握着它的女士见到她顿时停了下来，询问的目光不似招呼客人，更像是发现了一只流浪猫。

笛子的声音已然停下，钢琴却依旧叮咚作响，这两道声音不是合在一起的吗？为什么会一停一走地维持着现状？

江南呆呆地站在原地，脸对着钢琴声传来的方向。心告诉她：挪开你的脸，别看着自己不该看的东西。

她照做了，因为不想在一天内二度体验心痛的感觉。

空下来的眼没有闲置，它们迅速搜索到挂在墙上那些银光闪闪、金光亮亮的金属物质。

“那是长笛。”一位长发女子向江南走来，她黑色卷曲的发让江南想到海底的女巫，连她不断张合的唇角都像是感染了魔力，她告诉江南，“我是这家琴行的店主，你可以叫我珊瑚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”

她就是刚刚演奏这种乐器的女子吗？江南着魔般地望着她，看着她会说话的眼睛。江南的好奇让珊瑚忍不住要多说点什么，她开口了，不像是主人对客人的乐器推介，完全是类似音乐教学的介绍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

“如果音乐可以像美术一样用冷暖色调来标识，那么长笛的色调就是冷的。它的音色清新而透彻，能触摸到人类灵魂的最深处。”

这段话是珊瑚学长笛的时候，她的老师教给她的，现在她对每一个前来观赏长笛的客人都会重复。她像一个老太婆，每每面对长笛都会回忆起初学这门乐器的种种，时间久了，连她也记不清哪些话是她的老师教她的，哪些是她自己说的。

江南不想学习任何乐理知识，她只是秉承着好奇和那份说不清的熟悉望着挂在墙上的长笛，“我可以摸摸它吗？”

没等珊瑚答应，江南的手已经触摸上去了，她摸着它银色的表面，仿佛抚摩着失传已久的心爱之物，舍不得停下来。

大黄原本还乖乖地站在店门口等她，瞧她这副莫名其妙的样子，生怕她的病从心脏移到脑子里，赶紧上前拉下她的手，笑嘻嘻地跟珊瑚打招呼：“我们只是随便看看！随便看看而已！”不随便看看还能怎样？江南触摸的这根管子标价居然八十多万，这是人吹的东西吗？

被大黄拉了下来，江南有些不甘愿，手不能摸，她的眼还可怜兮兮地望着那支长笛，满脸留恋的样子。

“你喜欢这支长笛？”

什么时候这间店铺里多出一张满脸胡子的大叔？

江南出神地望着他点了点头，“嗯！我觉得它很漂亮，而且……”她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心底的感觉，直觉告诉她，她可以把心里的话跟眼前这位大胡子叔叔分享，“而且，我对它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就好像它属于我似的。”这样说会不会很失礼？

她居然用漂亮形容这支举世无双的精致长笛？珊瑚摇摇头，有一瞬间她竟觉得江南和她的老师有几分相似——不知道大胡子怎么说？

大胡子叔叔什么也不说，从墙壁上取下那支银色的长笛，他直接递到江南面前，“呐！送给你了！”

送给她？价值八十多万的长笛就这么送给她？大黄傻了，可他心眼机灵着呢！夺下那支长笛，他紧赶着往江南怀里揣，“既然送给我们，我们就不客气了——江南，快拿着。”

他倒是不吃亏啊！价值八十多万的长笛也敢拿，不怕里面放着海洛因吗？

喜欢归喜欢，所谓无功不受禄，江南可不敢随意接着，“我不要！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能要。”

大胡子叔叔也不强求，将长笛重新挂到墙壁上，他坐到了琴行那架三角钢琴前，“你什么时候想要，再来拿吧！”

他倒是大方——珊瑚盯着他，两眼乍现眼白，她白了他一眼。

江南不置可否地站在那支银色长笛的下方，满眼全是大胡子叔叔坐在钢琴前的画面。他开始弹奏黑白琴键，十指跳动中演奏着曾经熟悉的曲子。

《错过》，那是他最后一场演奏会弹奏的曲目。珊瑚记忆犹新，江南却一无所知。

她只是……只是本能地觉得这首曲子很熟悉，这幅画面很熟悉，这个长着满脸胡子坐在钢琴前的男人很熟悉。

眼泪，没有理由地流了下来。不是因为被曲子打动，只因心的位置涌动着那份似曾相识的悲伤。

她抱着大黄递过来的那颗玻璃心，紧紧地抱着，心的中央承载着心涌出的泪水。

透明的玻璃心被透明的泪盛满。



再次走到了这里，是江南毫无意识的举动。

她以为那天带着莫名其妙的泪离开了那家琴行，就再也不会经过这里——她不爱哭的，在医院里那么艰难的日子她都熬了过来，别的孩子因为病痛，因为孱弱，常常哭天抢地，她总是望着这颗玻璃心，咬着唇紧闭上双眼。她不哭，因为她的心……坏了。

可她听着大胡子叔叔的钢琴曲却莫名其妙地流下

满脸的泪，更不知为什么，每天放学后，她明明有很多条路可以回家，却偏偏无意识地走向这条能路过这家琴行的路。

最难以理解的是，每每经过这里，她都已经看到那支令她备感熟悉的银色长笛，可她又不走进去。甚至脚步匆匆快速躲开这间店铺，像是生怕被里面的射线辐射到似的。

她的怕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每次经过这里，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什么，她的心都会毫无规律地乱跳起来。让她以为自己每次都会病发倒地，每次却又安然度过。

今天也不例外吧！

还是这条路，还是匆忙的脚步，还是害怕被拖住的步伐，不同的只是琴行里若隐若现的钢琴声如丝般扣住了她的心。

站在离琴行正门几步远的地方，江南静静地感受着钢琴里流动出的江南风。

和风让她的心维持在同一高度的时码线上，没有高一点，也没有低一些，它锁在那个相等的水平线，慢慢地，甚至是悠悠地散着步。

轻松回荡在心中，那种感觉有点像经历了漫长的思念，就在你快死心的那一瞬间，见到了想念一生的爱人。激情早已被岁月淬去，留下来的是久别重逢的感动，爱与得到已不再重要。

脚步随心而动，在江南不知不觉间挪到了钢琴前——是大胡子叔叔——粗犷的络腮胡和柔情似水的钢琴声相映成辉。

见到江南，大胡子的十指倏地停了下来，被吓得停了下来。

他还记得这个女孩，怎么会忘呢？只一见到他这满脸的大胡子，就被吓得热泪狂奔的女生，这辈子他也会记得的。

是他这张布满胡子的脸看起来太凶，还是现在的女生脆弱到不能看见原始动物？他抿嘴一笑，算是宽慰自己。

“你来学长笛？我喊珊瑚接待你。”这里的老板是珊瑚，他不过是琴行里的打工仔，教初学者（一般四岁左右的小孩）学钢琴罢了。

江南站在他的身边，微微低着头，不看他却盯着黑白琴键，“我不学长笛，我只是觉得你刚才的钢琴声中似乎少了点什么。”

“长笛喽！”珊瑚靠着门，意兴阑珊地解释着，“这首曲子原本是长笛和钢琴合奏的，少了长笛的部分，只剩下钢琴声，听上去当然单薄了一点——你要学长笛吗？等你学会这门乐器，就可以和钢琴声合二为一，相信到那时候这首曲子就没有缺憾了。”

“再完美的演奏者也无法完美地诠释所演奏的曲

子。”大胡子不给面子地打破珊瑚的拉拢计划，他满脸胡子已经够丑了，决不符合偶像的标准，麻烦她就别再拿他当活招牌了。面前这女孩若是真喜欢长笛会主动进来学的，若她不想，珊瑚就是使用黏合剂也无法把她黏在这间琴行。

他的目光投向墙上那支银色长笛，它的主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出现，他也很想知道啊！

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珊瑚也不再卖力演出，指指琴行里各种各样的乐器，“你随便看看吧！要是有喜欢的，或者想学的乐器，就让他给你介绍，我先失陪了。”

她这就要回卧室继续睡她的大头觉，昨晚总是梦到银色的长笛独步空中，径自演奏着缺少钢琴伴奏的曲子，害得她根本没睡。

“睡觉、睡觉……”

“如果我学长笛，是你教我吗？”

呃？这是生意上门的前兆吗？珊瑚猛回头，视线在墙上悬挂的那支银色长笛和江南之间打圈，“如果你坚持要我教长笛，当然是没问题了——但你要知道，学长笛是一件很辛苦的事，每天都得吹啊吹、吹啊吹。这种吹当然跟吹牛不太相同，你一旦决定学习，就不能轻易放弃，要不然……”

“我想用那支银色的长笛，行吗？”江南用梦幻般的眼神望着那支闪着梦幻般光芒的银镀乐器，很认真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c